

簡
莊
文
鈔

簡莊文鈔卷六

海昌陳 鱣仲魚箸

釋禮

精意以享謂之禋實牲于柴謂之實柴燔柴升煙謂之
禋燎取血以祀謂之血祭藏諸地謂之貍投諸淵謂之
沈解牲皮謂之剝熟牲體謂之烹陳牲骨謂之肆齊牲
肉謂之將薦腥謂之獻灌鬯謂之裸安神坐謂之妥勸
尸食謂之右收俎謂之徹頓爵謂之奠埽除宗廟謂之
灋塗以牲血謂之釁告事謂之禱求福謂之祈聚其神
謂之類詣其所謂之造除災害謂之禴禱水旱謂之禱

贊饗謂之祝除惡謂之祓繹祭謂之祔數祭謂之禴

吉

哀死亾謂之喪哀凶札謂之荒哀禍災謂之弔哀圍敗
謂之殮哀寇亂謂之恤弔失位謂之唁遺貝玉謂之含
遺衣衾謂之襚遺乘馬謂之贈遺錢財謂之賻助葬謂
之執紼告喪謂之赴招魂謂之復明旌謂之銘死而述
行謂之誄將葬易名謂之諡去冠而代以免謂之袒免
過期追服謂之稅除服謂之禫既葬而祭謂之虞合食
于先謂之祔卒哭謂之成事

凶

春見謂之朝夏見謂之宗秋見謂之覲冬見謂之遇時
見謂之會殷見謂之同時聘謂之問殷頻謂之視辭謂
之謝助謂之贊告謂之戒進謂之宿送行謂之餞召客
謂之速與物謂之餽迎賓謂之訝私見謂之覲相見禮
謂之摯給道用謂之積視其無恙謂之候慰其苦勞謂
之勞

賓

用以征伐謂之師視其賦役謂之均習兵教戰謂之田
築城修室謂之役定其疆土謂之封竭作以狩謂之同
簡軍謂之閱練兵謂之試餉軍謂之犒軍後謂之殿出

而受命于祖謂之告廟歸而奏功于學謂之釋奠勞于野謂之郊勞飲于廟謂之飲至班師謂之凱旋執有辜反謂之獻俘

軍

始加元服謂之冠娶妻謂之昏習弓矢謂之射體薦謂之饗折俎謂之燕頒社稷之肉謂之賑頒宗廟之肉謂之胙贊其善謂之慶加以物謂之賀築室始成謂之落一獻謂之醴酌而無酬酢謂之醺以官與人謂之爵所以尊名謂之字入其采擇之禮謂之納采將歸卜而傳辭謂之問名卜吉而來告謂之納吉用幣成禮謂之納

徵擇吉告昏謂之請期食不異牲謂之共牢分匏仍并
謂之合巹婿往婦家謂之親迎婦嫁謂之歸食汔演安
謂之醕食饌之餘謂之餽射中謂之獲中革謂之獵發
矢一終謂之節擲矢謂之投壺沐而飲酒謂之禡眾飲
謂之旅導飲謂之醕進酒于客謂之獻客荅主人謂之
酢進饌謂之御不脫屣升堂謂之飫

嘉

擬請漢儒許慎從祀議

臣按漢儒或通一經或兼他經惟許叔重慎及鄭康成
二大儒博通羣經後漢書儒林傳云慎性淳篤少博學

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于是譌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于世夫文字者經義之本王政之始士子讀書必講求于形聲故訓而義理出焉許氏受學賈逵博采通人作說文解字其自敘云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其俾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子冲上書云六藝羣書之詁皆通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然則許氏誠經師之大統聖門之功臣也唐貞觀時增定孔廟從祀者

二十二人鄭康成在其列許慎不與焉蓋唐人但知依經注爲師爾時貢舉之政凡明書試說文字林其書雖列學官未嘗專尊許慎至明嘉靖間并罷康成從祀

皇朝始復之而許慎大儒未有議及者或以康成嘗駁五經異義不知康成注禮每引說文解字必稱許叔重字以尊之與杜子春同例其駁異義也乃儒者各行其說若因此致疑則康成又作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三書彼何休曷爲從祀邪論者又以說文爲字書無關實學夫小學本附羣經與爾雅相表裏向非許氏稽譌其說分別部居後之從事經術者于聲音文字訓詁之學

何由以明安得比于小道目之今五經異義雖已亡佚學者尙從羣書采摭而說文解字一書具在固人人之所肄業有關於實學良多許慎之當從祀無可疑者國家稽古右文超越前代而煌煌大儒儻得與于千秋俎豆以昭曠典豈非盛事臣不揆愚昧之見用敢奏請增入從祀無任荷懼之至謹議

名二子說

禮子生三月妻以子見于父咳而名之凡父在孫見于祖亦名之鱣之子旣見于祖命鱣曰爾其名之用敢承父之命名二子且爲之說曰名子者商人尙質故以生

日之甲乙周人重諱而名始尊其義則魯申繻言之詳矣三代而還族姓旣繇命名之例益廣有兄弟二名而用一字者世謂之字輩如德宗德文義符義真之類起自晉末厥後遂有豫擇數字以爲子孫名者吾宗自宗丞公定十六字曰永世克孝敬明其德宜爾子孫以匡王國實準諸此有兄弟單名以偏旁爲排行始見于陳瑀陳琦劉琦劉琮下此應璩應瑒衛瓘衛玠踵之者甚多吾家父若世父名皆从玉字偏旁亦猶是也今欲序行輩以存睦族之道从偏旁以昭法祖之心故遵用其字而同其字之首蓋單名而兼二義焉命長子曰箕記

有之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已雖不能爲良深望其子之志于學以成器箕乎無或如南有箕不可以簸揚也命次子曰簸凡米之率一舂一簸始爲糲而趣于粹于粦于侍御簸之爲用正不可少簸乎庶幾相與有成也

二子小字說

古者男子二十冠而字自漢以後則有小字浸盛于唐宋間具載于陳思小字錄中又嘗見紹興十八年同年錄人各有小字如朱子小字季延則其來尙矣今者方續修家乘而我二子俱幼未敢責以成人因各爲之小字箕曰良士詩云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尙其克守素風

以勿越于禮哉籛曰穀士詩云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
女尙其食德服疇而思所以善厥身哉

文選詩題說

近日試士詩題多出文選句有某學使試蘇州府屬諸
生以東琴不隻彈爲題場中謬然謂琴字有誤使者茫
無應也或改李義山詩云錦瑟無端作七弦一時傳爲
笑語按文選盧子諒覽古詩云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
彈李善注西缶東瑟已見西征賦宋元及元張伯顏重
刊本皆如此復攷西征賦云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
接刃李善注引史記趙王與秦王會于滹沱秦王請奏

瑟趙王鼓瑟云云則作東瑟無疑惟五臣注本覽古詩作東琴然呂延濟亦引史記秦王請奏瑟趙王鼓瑟之文下云實鼓瑟而言琴者文之失矣是濟已改正作瑟故宋時合刻六臣注于詩本文作瑟注云五臣作琴自明毛氏汲古閣刻李善注文選反將詩及注竝改作琴與西京賦不照殊爲疏失以致後人承誤甚矣書之不可不校也楊文公談苑載淮南張佖知舉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佖但以文選中詩句出題未曾詳究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天雞有二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釋蟲有鷃天雞釋鳥有鷃天雞江東士人深

于學問有如此者又能改齋漫錄載袁州自國初以來
解額以三十人爲率仁宗時查拱之郎中知郡秋試進
士以黃筍如散金爲詩題舉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
不失詩意由是只解六人後遂爲額無名子嘲之曰錯
認黃筍作鞠筍此二條與近事正相類天雞句見謝靈
運湖中瞻眺詩李善注引釋鳥李周翰注亦云鳥名當
時何未審及黃筍句見張季鷹雜詩首云莫春和氣應
明是春景乃秋試取此爲題宜多以秋景賦之者良由
讀文選未熟耳然宋初文選刊布未廣如陶岳五代史
補云母昭裔貧時借文選于交游間人有難色發憤曰

異日若貴當版以鏤之遺學者可見是時從事選學尙
難今則刻本盛行各人各有編而謬種流傳罕能是正文
字又奚論熟精文選理哉

鳳沱硯銘

硯有郭元釭銘林佶書小桐谿吳丈免牀得之作書畫
硯其從子子律攜至新篁里贈于張君叔未屬鱣銘曰
昔在小桐谿今入新篁里鳳兮鳳兮得所歸惟君子使
胡不喜

瓶硯銘

羸則凶罄則恥守其口佐文史

合硯銘

一覆一載並行不悖于彼于此聽其所使

書帙銘

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監我

文具銘

拔毛摩頂歸于儒斯受之爲徒天下其同書

筆筒銘

截竹爲筒勝珊瑚架無或不中書免冠而謝

時大彬壺銘

陶也足用舍彼金罍時哉時哉

震澤募置義廬疏

蓋聞朋來自遠道同術而志同方賓至如歸生乎館而死乎殯震澤之禹蹟橋旁向建新安會館有庭有堂有兩夾室有東西廂堂上設几筵庭中植嘉樹同業圖事可以燕談故鄉交游可以棲止洵雅客之行臺寓公之樂土也抑更有請者生涯逆旅身世遽廬凡行營于外擁厚言旋安享林園考終里第斯大幸矣更何慮焉萬或皓首它邦倉忙起變居停多忌孰能與鬼爲鄰朋友無歸爰止于誰之屋設使暫寄荒野平原權停僧寮道觀非爲士人需索卽爲廟祝取贏儻親屬未得扶回桑

梓無能爲役或四三年或五六年風雨之所漂零螻蟻之所侵蝕觀之慘目言之傷心昔後漢書傳梁伯鸞之葬吳中古風難得近東原集載戴春如之沒震澤往事堪嗟何則代馬依風死狐枕首飛幽魂于雪窖洒別淚于冰天死者長已矣生者其安平今議于會館之前增置餘屋名曰義廬若遭變故公送停棺酌限年期力催返葬仿京師之義園蘇郡之同仁堂所有事宜別開條約至中間堂屋遇吉則張筵侑慶遇凶則設幕治喪要使存順沒**靈仁**至義盡本實心以行事非踵事而增華但物力維艱移山須眾用是略陳小引伏冀同籍諸君

好善樂輸睦婣任卹玉成義舉布列芳名謹疏

法梧門祭酒壽言

當世有梧門先生昌黎所謂景星慶雲潁濱所謂高山大河也鱸心慕之已久去年春公車再上乃得謁詩龕親燕笑深幸十餘年想望爲不虛矣鱸自顧生平所好者惟書卷朋友尤欲得大賢而從之游願求其下士之誠好文之篤如先生者有幾人哉信乎相須之殷惜乎相見之晚雖然士固有得一知己可以無憾者古人且不暇具論近時王文簡公嘗言李高陽之于曹頌嘉禾梁正定之于汪蛟門懋麟馮益都之于陳賡明玉璫魏

柏鄉之于董文友以[靈]服膺贊嘆不啻若自其口出諸君皆及門士而文友與柏鄉未嘗識面是之謂知己以鱸之不肖奚敢望諸君之得遇數公然先生一見如故握手殷勤向之所作歷賞識之而無遺每與人言又掄揚弗置夫乃知鱸之受知于先生固亦得于未識面以前又何惜乎相見之晚邪嘉慶七年正月十七日爲先生五十生辰同人咸賦詩偁慶鱸不敢以世俗之腴詞相頌而惟以下士之誠好文之篤得大臣之風度爲可敬遂以爲先生壽

丁綢士傳

君諱授經字綢士一字蓮莊浙江歸安之下昂里人父
杰乾隆辛丑進士官寧波府學敎授淹貫經義體大思
精世所稱小雅先生也君承家學賜冠爲名諸生與弟
傳經有雙丁之目儀徵阮芸臺夫子視學浙江試經解
拔置第一嘉慶三年以優行貢入成均旋因後至未及
廷試需次京師館崇文門外茅氏與其友嚴鐵橋孝廉
寓舍密邇鐵橋以通經博學名于時著述甚多尤肆力
許浚長之學方造甲乙丙丁長編四種以校定說文君
實佐之繙閱而所業亦由是大進今年春鱸入都一見
爲之刮目距所寓稍遠每相往還輒反復討論忘日之

夕君嘗言說文無重出字今本重出五十餘字當屬後人校增韞迹由來尙可十得三四鱣深服其精入秋得鐵橋書云細士病痢且甚越日趨往視之則已屬續矣入而哭之哀卒之先一夕鐵橋肅衣冠問所欲言則悽然曰吾父著書數十年尙未有定本他日相逢則大戴記等書必勸之速繕寫其雜攷則編爲札記且求爲之校勘卽死者瞑目矣又問所欲言則曰今之治古音者或分兩戒或分十部十三部十七部十八部十九部益分益密終未得當且仍不免于合用足下欲爲說文聲類依用十九部而勑立混一之說此如春秋變爲霸國

秦一統之置三十六郡久分而合亦自然之勢也然失之過寬靈失之過嚴語良久復爲鐵橋剖析疑義二十許事其明日乃卒卒之日爲嘉慶六年七月十六日年三十三鐵橋經理其喪而費西壩侍御方茶山比部皆厚賻之珍斂如禮月之二十日殯于城南夕照寺將附運租船載之而南歸葬故里可哀也子二尙幼

祭弟文

維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八月朔丙子越十五日庚寅期服兄鱣謹具清酌時羞之奠告于亡弟蔚君之靈曰嗚呼弟沒已七日矣我何辜于天而使有弟至于斯也

先大父享年七十未得抱孫旣而伯父連舉伯兄叔弟
及我與弟相繼之弟弱而才宗族無不愛者憶我二人
出入必相偕飲食必與共居貧處約辛苦備嘗十八年
如一日也弟生于戊寅冬十一月未及半歲我父以衣
食奔走出遊燕齊至戊子歲始歸弟年十一矣我父在
家課子姪甚嚴而于弟不甚過督且曰此兒當自有成
無慮其失學也不數月父又北行我與弟送至河干弟
黯然神傷者久之自後家日以窘又遭連年凶荒弟以
讀書之暇兼治家事奉母惟謹寸步不離猶然一嬰兒
也頻年我館小桐谿家事大小可以一切稍委之者賴

有弟在耳嗚呼曷爲竟猝然去我而沒乎今年七月間我弟兄隨母至小桃原始得我父天津抱病之信弟與我相對唏歔北望稽首時當外王父八十生辰開筵偁慶歌吹滿堂心雖不勝憂患又恐減老人之歡惟有隱忍含淚食不下咽歌聲若弗聞也者自是之後弟不復飲酒茹葷每食必祝曰天若有悔于我門幸卽加諸我保我父速痊也月之朔日弟黎明獨起冒寒沐浴更衣往禱于邨社之神及歸又以尊語平平憂悶至不欲食母強之始食未幾疾作然猶力疾步出讀書薄暮歸疾且甚矣至次日我在館始聞而視之弟執我手而言

曰兄乎不知我父何日言旋病已脫然否我以溫語慰之曰父體若旣安當卽南還汝病方重慎勿過爲憂傷行將延醫證治弟作色曰父年已五十餘所以久客三千里外者正爲兒輩今抱病遠方有子二人不克躬往嘗藥我一身之病又何足卹邪言畢涕泣不能仰視以後遂不復呼母若兄惟有長太息而已醫至決爲不治進藥亦不能下垂死作嚙語有若歎道涂車馬之勞者蓋終不忘情于父也嗚呼哀哉弟之未病也我方擬一肩行李北走津門一省我父起居奉以歸里屬弟小心奉母今弟死矣尙可以一手一足能支乎哉嗚呼我旣

不能竭力事親復不能成全我弟以致感憤成疾速殞
其年不孝不友更何有面目可以見人乎哀哉哀哉尙
饗

祭錢廣伯文

維嘉慶元年十一月壬寅朔越二十二日癸亥姻愚弟
陳鱣率子門下總服壻箕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于
清故處士錢君廣伯親家之靈曰嗚呼錢君吾儔賢人
天胡不弔遽殞其身死而不朽孰謂之夭韓子斯言實
能見道憶自束髮學舍相遭偕兄伯均與余定交未幾
伯兄歐血而卒一棺未葬時時歎息惟路仲里卽鄭公

鄉門停車轍問字滿堂庭內雙親階前諸弟曰有三樂
今則已矣君之愛女字余長兒山積木壞將何所依以
君人品長身皙白笑言不苟粹然完璧以君學問穿穴
百家發爲文章佩實銜藝楊園之道不絕如縷力爲襮
章得所宗主六書七音更屬專門諧聲會意縷析條分
漢儒訓詁宋儒義理一以貫之各從其是聲名藉甚見
賞宗工自安韋布引嫌不從適館于杭交遊益盛文字
友朋畢生性命人亦有言用志太專窮日廢寢不永其
年余忖度之修短有數一息尙存業不容誤方將瞑目
尙爾談經二三知己反復丁寧昔歲廬亾今茲邵沒君

又繼之搥心刺骨過讀書室瞻臺笠圖上傷垂白下歎
藐孤余有所爲將伯是賴一朝長別命也無奈生芻一
束誄詞一篇祭告靈牀泣涕漣漣哀哉尙饗

簡莊文鈔續編目錄

第一

快賦

蜀石經毛詩攷異敘

續唐書敘

榮祭酒遺文敘

愚谷文存敘

恆言廣證敘

對策敘

新坂土風敘

峽川詩鈔敘

峽川續志敘

劉子注跋

元珠密語跋

卻埽編跋

跋慶湖遺老集

書榮氏二奇女傳後

第二

淳祐臨安志跋

錢塘遺事跋

高麗圖經跋

天啟宮詞跋

唐石幢跋

紫微山石刻跋

跋蘇文忠公鹽官絕句殘石

干氏攷

易刺史畫像贊

與黃主事丕烈

題識十三則

彝器款識摹本九則

簡莊文鈔續編卷一

海昌陳 鱸仲魚箸

快賦 有序

僕于讀書之暇間及吟詠羌無故實大抵言愁客日子之所爲終是寒乞相曷不言吉祥善慶乎遂援筆作斯賦非以反文通之恨聊爲解子雲之嘲耳其詞曰

將欲登高峯追芳蹤寬眼界拓心胷酒殺畢備賓客和從僕乃笑整衣冠請陳快事擊節歡呼共鳴得意有如陶朱佐越功成沼吳黃金已鑄烏喙無虞謝南陽之宰載西子與俱飄然一舸泛入五湖立致富厚坐享華腴

若乃季子說行諸侯傾倒車騎輝煌繡衣娟好佩相印
以過雒陽載多金而驚妻嫂旣張樂而設飲亦清宮而
除道洗往日之蒙羞舒男兒之懷抱至如子房決勝漢
業方開韓讎已復秦地多灰杜門引退耦俱無猜赤松
可侶黃石重來臣願封留足矣孺子可教也哉若夫周
郎得計陳師赤壁北軍大奔老瞞喪魄溺馬燒船舉旗
折戟還南郡以偁雄對東風而自適共諸葛以談兵顧
小喬而歌席更如青蓮才子早飲香名金鑾召見步輦
相迎欣看穠豔醉草清平天子倚席貴妃持觥食御羹
而酣卧箸宮錦以閒行及夫汾陽建勛受恩深厚姬妾

滿堂田園廣畝女夫盡屬列卿公主尙爲子婦家人出入不知所居諸孫來前惟點其首二十四考中書八十五年康阜或有徐淑孟光取妻得偶八龍三鳳生子象賢美如平叔之貌壽同彭祖之年箸書等君山之富揮毫並中郎以傳左攜曼倩手右拍長卿肩跨穆王之駿乘鄂君之船紅拂綠珠畫眉奉硯昆崙銀鹿盥手執鞭莫不指揮如意顧盼生妍又若久客初歸新昏始夜金榜題名柳營穿射出遊則到處逢迎寂處得良朋命駕彝鼎鋪筵圖書滿架燠閣消寒池亭賞夏花正開園月方臨榭于斯時也一刻千金懽情難借噫嘻乎海天闊

今風土饒麗日遲兮香雲飄曳長袖兮舞寶劒鼓瑤瑟
兮吹洞簫人生及時須行樂且爲之浮大白而消搖

蜀石經毛詩攷異敘

蜀石經毛詩二卷吾友錢唐魏君禹新客震澤得之苕
谿書賈者復爲一賈以它物易去今歸吳中黃君紹甫
裝以藏經箋函以香相木目爲鎮庫之寶余與禹新嘗
同客震澤近余雖客吳然書札往來無虛月禹新凡有
所得靡不告余者獨此余不及知殆有數存乎其間耶
猶幸不歸它人而歸紹甫更能保守是冊旣得之後急
以示余屬其影寫一本蓋余曾著石經說見此不啻獲

一珍珠船也未幾自吳攜呈兔牀先生欣然賞之遂作
攷異二卷以證今本之失可爲蜀石經之功臣矣卷中
察字缺筆避孟知祥祖諱獨怪知祥父名道而道字又
不缺筆攷蜀檣杙云知祥父名嘯今以此證之則非名
道紹甫曰惜不見公劉篇陟則在嘯之字一辨之也嘉
慶九年冬十二月望日陳鱣記于津逮舫

續唐書敘

唐受命二百九十年而後唐興厯三十年後唐廢而南
唐興又厯三十年而亡此六十九年唐之統固未絕也
後唐系出朱邪然本于懿宗賜姓爲李莊宗旣奉天祐

年號至二十年始改元同光立廟太原合高祖太宗懿
宗昭宗爲七廟唐亡而實存焉歐陽氏正統論序論云
伏見太宗皇帝時常命薛居正等譔梁後唐晉漢周事
爲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名號
爲一篇藏之祕府而昉等以梁爲僞梁僞則史不宜爲
帝紀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爲一書或比二漢離
爲前後則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謹按昉等黜梁實屬
大公至正與前人黜莽黜操正同乃云於理不安何歟
序論又云今司天所用崇天厯承天祐至十九年而盡
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太興而虛稱

建興非可以爲後世法蓋後唐務惡梁而欲黜之厯家
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謹按崇天厯承後
唐書天祐十九年蓋所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且援之
於古亦不獨張軌爲然昔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公
與周公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上不繫于厲王下
不繫于宣王當時固未嘗云周之統絕也以此爲例則
崇天厯所書不可謂徒然矣乃云不識古義抑又何歟
今有人焉爲盜所殺欲全據其基業有僕挺身出而禦
之艱難辛苦攘除奸凶而不改故主之名仍奉故主
之宗廟則將與盜乎與僕乎夫人而知與僕不與盜也

朱全忠大逆無道甚于莽操人人得而誅之何可不黜
後唐既係賜姓收之屬籍又有大勳勞于唐室則繫于
唐可耳至石敬瑭叛主附敵父人之父聲實俱醜將十
六州內地割獻殊方肆然僭帝始固魯仲連所欲蹈海
而死者南唐爲憲宗五代孫建王之元孫祀唐配天不
失舊物尤宜大書年號以臨諸國卽如當日契丹兒晉
而兄唐高麗遣使江南入貢稱臣彼尙懷唐之威靈故
尊其後裔不敢與它國齒今柰何以晉漢周爲正而反
以南唐爲偏據乎劉夏本知遠母弟北漢四主遠兼郭
柴宋太平興國四年受降又後于南唐七年宋統繼唐

勝于繼漢繼周矣薛氏脩五代史歐陽氏新脩五代史
記並稱五代所見俱不及此馬陸二家南唐書雖欲推
尊然未將南唐上接後唐戚光年世總釋始發其凡終
未有專成一書蓋非缺事又按薛史裁制冗長今亦殘
闕歐史紛立名目徒亂章程且八書十志馬班相仍各
有譏述乃誤信史通欲廢志之言僅作司天職方二考
以致唐季典章法度無可稽求馬陸二書互有得失胡
恢書久已無傳然于烈祖已下謂之載記早爲蘇頌所
非餘可概見蒙竊不自揆更審其順逆著其正偏上黜
朱梁下擯石晉及漢周而以宋繼唐庶幾復唐六十九

年之祚爲帝紀七表四志十世家十三列傳三十六凡七十卷糾辭歐之體例正馬陸之乖違廣攷羣編兼徵實錄以上續劉昫唐書續之名仿乎司馬彪續漢書而此更參用蕭常郝經等續後漢書例也其十志則於經籍一類多所收羅各傳則於忠義諸臣尤深致意經籍志以補辭歐之缺而忠佞不別立傳者人以類從賢否自見也紀傳之後略綴斷辭不曰論而曰述者從何法盛中興書例也凡後述者多旁采墜典遺聞補本篇未備所謂事無重出文省可知也參用史文儻義可從事可據者卽仍其舊所謂不以下愚自申管見也昔習鑿

齒作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力矯陳壽三國志之非世
咸推服後雖日久散佚而本其意旨用以纂修者不一
其書蓋天理長存人心不死尙論者求其是而已斯編
彙經累易力殫窮年因敘茲原委於簡端明非出鄙人
之私見將以質諸通才糾謬纂誤實所願望焉

榮祭酒遺文敘

向閱邑志有元祭酒榮肇宅在峽石鎮預備倉卽其故
址墓在縣東北五十里俗稱榮歪頭墓附載宋濂所作
像贊而列傳無之故不詳其字去冬獲見元鹽官州牧
申繼賢譔榮氏二奇女傳始知其字曰子興今春又從

顧子葛民得許醕夫編修所撰榮祭酒傳其述其出處
生卒踰時復得其遺文十二篇後有王中驥跋亦云其
兄谷原比部鈔自許太史家惜鈔時作細字艸毫又遭
庸妄人塗抹批點而蛛絲煤迹墨黯紙殘殆不可卒讀
余別錄是本而悉心校訂焉嗟乎自古能文章而不傳
於世者多矣彼布衣之徒懷才抱德比事屬辭不得志
而死身名俱歿固足悲耳至若名公巨卿生前赫赫著
述等身不旋踵而消滅或返不如布衣之聲施後世者
尤不可勝數焉若子興先生者言行如此卓卓而文章
幾至不傳其他則又何說傳稱其生當晚宋通經史百

家之言尤服膺洛閩之學嘗應京兆試適賈似道當國
例自署非假道學方准試乃太息以爲君子患不聞道
與不力學耳苟抱道自重雖餓死不附時相而獲功名
遂拂衣而歸隱紫微山不求聞達元元貞初有薦于朝
詔徵入召見傳旨乃補國子監助教晉祭酒居官三載
卽乞休優游林下又十年而沒今觀其文平和條暢婉
而多風陸宣公之奏議韓文公之五原彷彿其遺規足
以維持世教正不必與虞楊范揭爭長直可與王秋澗
姚牧菴齊驅並駕乃志乘不爲之闡揚邑人莫悉其表
德殘篇賸墨狼籍誰加之愛護將飽蠹鼠而化煨燼閱

五百餘年而僅存此十二篇之艸彙豈不重可歎哉吾鄉以儒林著者晉有干令升齊有顧景怡梁有戚公文陳有顧允南唐有褚宏度宋有張子韶而元則以先生當之庶幾無愧惟宋濂旣作像贊而其修元史乃不爲立傳卽像贊亦不見集中贊云當代之老臣先朝之巨儒豈後人假宋之名以題歟抑傳寫致誤歟傳云子二主敬先肇卒孫溥克承家學不仕劉績霏雪錄云榮子仁名僧啟歪頭祭酒之子達實帖木兒丞相之甥草書學羲獻一童以小篋負文房自隨嘗執筆畫烏絲不用界尺細直而句與太僕危公交善其名與傳不同或係

後改亦未可定傳又云葬於紫微山之麓考潘廷章峽川志云榮祭酒墓在鎮西葉家埭陳雲駿峽山圖志則云國初掘毀觀明祝鰲有榮祭酒墓詩云鬱鬱佳城傍水涯豐碑滿載舊聲華往時固有碑碣何至被毀耶余訪其後人僅有一家以鬻冠爲業問彼先世遺事竟懵然不覺更堪憫耳方得斯文峽之賢士曹桐石吳榕園顧葛民皆喜出意外桐石旣跋其後葛民復有題辭行將謀諸同好付梓以傳焉是爲序嘉慶十七年夏四月鄉後學陳鱣書於紫微講舍

愚谷文存敘

吾鄉以儒林著者晉則有干令升梁則有戚公文陳則有顧允南唐則有褚宏度宋則有張子韶明則有董碩甫朱康流談孺木祝開美諸先生及先五世從祖乾初府君後百餘年而有吳槎客先生焉先生品甚高誼甚古而學甚富著述等身顧不屑爲流俗之文夙共當世賢士大夫相往還與之上下其議論晚年益深造自得遠近學者宗之築拜經樓聚書數十萬卷丹黃甲乙排列几筵又有圖繪碑銘鼎彝劒戟幣布圭璧印章之屬丹漆陶旂象犀竹木之器充牣其中皆辨其名物制度稽其時代款識著之譜錄暇則駕扁舟泛江湖歷山谷

探奇弔古吮墨含毫於遺文墜簡廣爲搜訪遇孝忠節
烈之大端尤必竭力闡揚殆得於古者深積於中者厚
而粹然爲儒林之望也乎鱣幸得從先生游有年矣淵
淵乎如臨秋水而心鑑其清焉藹藹乎如披春風而身
受其和焉觀其家雖睦一堂競尚儒雅令子若從子相
繼登賢書欣欣向榮先生夷然視之惟沈酣典籍談藝
論文年七十餘耳目聰明行不須杖咸稱爲壽者相云
先生旣刻拜經樓詩集十二卷錢辛楣詹事敘之今又
刻愚谷文存十四卷屬鱣爲弁言以鱣之固陋何敢敘
先生之文然數十年交情之篤則莫如鱣故不自掩其

短而識其生平大略如此若夫文筆之高堅詞旨之敦厚固世之有目共賞者無庸鄙人插齒牙於其間也嘉慶十有二年冬十一月既望

恆言廣證敘

自楊雄作方言而後則有若服虔通俗文厥後劉霽有釋俗語沈約有俗說无名氏有釋常談龔頤正有續常談其書或存或亡近時翟晴江敘授箸通俗編盛推繁富然細案之多未精當及讀錢竹汀詹事恆言錄歎其實事求是攷證精明自非經傳洽熟旁通百家何能至此詹事箸書滿家俱已風行於世恆言錄爲儀徵阮公

子長生校刊又偕烏程張明經鑑補注亦屬詳審鱸于披閱時間有管見出于原錄之外及二家所未補者疏記上下積而成帙目曰恆言廣證仍分爲六卷非若買菜求增足徵開卷有益博雅君子幸無訾焉嘉慶十有九年冬十一月書於紫微講舍

對策敘

嘉慶六年在京師過夏寓于橫街有以策問相質者日課一篇答之行篋藏書甚少又當恆雨無從閱市借人不異場中對策也

新坂土風敘

戊戌夏初自西湖歸東海偶拾鄉邦遺事或別出紀傳
或散在閭閻雅俗襍陳得詩百首命曰新阪土風聊附
巖門諸家之後下里歌辭無當輶軒采擇也

峽川詩鈔敘

錄鄉邦之詩若宋王伯厚四明文獻集元房祺河汾諸
老詩集汪澤民宛陵羣英集自明以來就吾浙而論若
朱翰樵李英華翟校練音集邱吉吳興絕唱集宋士四
明雅集張時徹四明風雅黃太冲姚江逸詩阮元聲金
華詩粹許鳴遠天台詩選趙諫東甌詩集等殆不可勝
數蓋猶是國風遺意也峽石爲海鹽鉅鎮實浙西勝地

山水清嘉人文炳蔚有宋沈宣撫之大節元榮祭酒之名儒豈無吟詠篇什乃缺焉不聞良由無好事者早爲罔羅放失刊諸梨棗以廣其傳耳余近寓斯土獲見曹君桐石所輯峽川詩鈔而欣賞焉其采取甚博其體例甚嚴又得及門顧君葛民勤於旁接佐其收合舉凡已刻未刻諸集暨家乘之記載寺觀之留題無不訪求桐石爲之選擇焉闡揚焉故多出于簪述家所未見者又人各作小傳間取先哲題評言簡而該文約而富綴其所著紫峽文獻錄大都發潛德之幽光昭倫常之根本詩也而關于史是誠善說詩者乎每慨世人鄉曲之見

集錄詩篇必傳會往古名作則失之誣或泛列目前交游則失之濫惟茲斷自明代所以存真不收同時所以示慎事增文省不支不漏而題詠古跡并相與來往名流因以借見一如纂修史志秉筆直書大公至正絕無勢利之念存于中洵堪與四明文獻集諸書並傳矣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峽川多才讀是鈔者庶幾聞鄉先生之風而興起也歟嘉慶十七年二月三日

峽川續志跋

吾鄉峽石之名見於唐元和二年萬仁泰墓志宋圖經載之南齊書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水

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倪璠神州古史攷云峽石疑舊
名石浦是說也固未可從今日峽川者蓋流俗相傳之
傅耳沈藩峽石志略僅記山水附刻蔣薰留素堂集潘
廷章峽川志則加詳焉緣未付梓傳本甚希蔣宏任峽
石山水志略卽沈志原編稍爲刪潤它如吳嗣廣陳雲
駿專紀人物咸采集藝文並屬草槁王君松岑彙萃諸
家益以時事譏爲續志中道而歿其子紫谿承志拾補
廣爲摭羅實事求是又歷數寒暑而成將謀剞劂屬余
弁言余曩時賦新坂土風百首徵引峽石故事甚少繼
乃從事經學周流四方鄉邦景物未暇悉究近寓紫微

講舍與紫谿所居相近晨夕過從講求故實又有曹桐石及其徒顧葛民惠然肯來賞奇析疑因論續志之難非徧攷各史及郡邑舊新諸志之得失何以徵信如東山因審氏墓而名審山乃有審沈之異文西山因白舍人而名紫微又有劉裴之岐說北亞山以周彥倫得名彥倫爲海鹽令或云山陰令廣福院有章孝標詩碣孝標本桐廬人或云錢塘人又以是詩爲宋楊璿作凡此皆當討論羣言折中盡善且也在宋有沈宣撫之忠節在元有榮祭酒之文章列女若元之鄒李氏守禮而絕跡湖山明之周沈姬遇倭而保全宗譜均有關於世道

人心而前志闕如紫谿一一采錄發潛闡幽自明以來
更多載述然則是書之作雖曰峽川實以廣邑棄之遺
聞雖曰續志實以補前修之未備引今據古必傳何疑
況此開戶口殷繁風俗淳美邇來津梁祠宇百廢俱興
而勸葬有廣孝之局尤爲經世要道志中大書特書允
堪昭茲來許余也不才正樂觀厥成也于是乎書嘉慶
十七年夏日

劉子注跋

劉子十卷隋書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撰郡齋讀書志
直齋書錄解題俱作劉晝孔昭撰直齋引唐播州錄事

參軍袁孝政序略云晝傷已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
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及孝標梁書南史俱無
明文且當時崇佛而是書末篇歸心道教故道藏收之
太玄部無字號中其非勰及孝標之書明甚又是書激
通篇傅班超憤而習武卒建西域之績又安得謂勰歆
作乎惟北齊書儒林傳云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少
孤貧愛學恣意披覽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撰高才不
遇傳三篇又頻上書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終不見收自
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
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傳雖不云有此書然於書中大意

相合或疑袁孝政所作非也然孝政之注雖不能備詳
典故亦不可少自明以來刊本注甚無幾而本文脫誤
竟不可讀吳中袁氏五硯樓向得舊鈔藍格縣紙尙是
明中葉時人從道藏本錄出又周氏香巖家藏活字本
亦係明時舊本黃君蕘圃旣得袁氏所藏舊鈔本乃假
周氏活字本校於其上余復屬蕘圃以厚價雇人摹鈔
活字本以歸而以舊鈔本校之夫而後劉書袁注差覺
完善可觀而世間通行程榮何允中等刻俱堪廢矣活
字本第八卷中原缺一葉余手錄補入而并錄蕘圃二
跋於後至所校活字本題誤者朱書於旁或兩可者則

標於上嗟乎聚書固難校書亦復非易蓋惟深歷此中
甘苦者知之耳嘉慶十五年秋渤海陳鱣記

辛卯夏五月十日晨窗見太翁外舅圖記此冊有外舅
圖記內子補印圖記云云葉跋下有葉子印春玉圃人
二印又有葉豹文葉國華二印許跋下有丹臣印又有
歸高陽葉氏印卷首有葉氏葉竹堂藏書印卷末有榜
印南陽閨秀二印蓋葉文莊公舊藏也鱣記

元珠密語跋

唐啟元子元珠密語按啟元子卽王砮也砮注內經序
云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撰元珠以陳其道宋高保

衡等新校正云詳王氏元珠世無傳者今有元珠十卷
昭明隱旨三卷蓋後人附託之文雖非王氏之書亦於
素問第十九卷至二十二卷頗有發明其隱旨三卷
與今所謂天元玉冊者正相表裏而與王砭之義多不
同是唐時實有元珠一書而宋時所傳者疑爲附託但
自宋以來流傳甚少耳余得吳中袁氏鈔本十七卷與
讀書敏求記合此本爲吳氏拜經樓舊藏後有成孚氏
跋知從宋版傳鈔惟止十六卷今以余所得本校之則
十一十二兩卷并而爲一又五行類應紀篇脫落數番
彼此互勘庶得完善矣嘉慶十五年除夕渤海陳鱣記

卻埽編跋

嘉慶十九年重九日至吳門訪黃主政復翁於舊學前復翁以其手校卻埽編見示蓋從平湖錢夢廬所得宋刊本對校於毛刻者復以舊藏穴硯齋寫本重勘讀其跋尾具見用意之勤余欣賞久之借歸紫微講舍適案頭有張氏照曠閣刻本遂取而臨校一過其自序一篇張刻卻不知據何本所錄張刻且多一跋係嘉泰壬戌邵康作而毛刻及錢氏宋本穴硯齋鈔皆無之可見藏書不嫌重複也壬戌爲嘉泰二年上距紹興初徐度作此書已七十餘年大約邵跋在尹家書籍刊行之後耳

攷渭南文集跋卻埽篇此書之作敦立猶少年故大抵無紹興以後事洎熙己酉十一月書於儀曹直廬按是跋先於嘉泰壬戌計十二年俾其字爲敦立而卻跋則俾仲立殆避光廟諱而改敦作仲歟邵跋中疑尙有誤字今補錄於毛刻本俟更與復翁審定之重九後十日海鹽陳鱣書於向山閣

跋慶湖遺老集

余向從武林書肆得陳古靈集半部係謝在杭家鈔本曾在周元亮處各有印記越數年錢君廣伯復得其後半部一一不爽遂成完璧今已贈荆溪陳景辰布衣以

其爲古靈後人也吳槎客明經有跋載諸拜經樓文集
一時傳爲勝事此慶湖遺老集上卷曾獲諸吳城元妙
觀書坊因思黃復翁家藏書最多舊鈔祕冊或可鈔全
特以持贈豈意張君訥庵適有是集之下卷今秋偶爲
復翁所見遂以余所贈者歸於訥庵延津之劍分而更
合已屬奇事而裝潢甫竟余自海鹽適至吳中則又奇
之又奇也嘉慶十九年九月十三日陳鱣記

書榮氏二奇女傳後

余避囂紫微講舍王君紫谿見顧云此間榮氏有舊寫
本家譜中有榮氏二奇女傳一篇因亟屬其往假觀焉

紙做墨渝諦視之始辨前題元申繼賢下注邑侯二字
傳云二奇女榮氏鹽官峽石村人一爲國子祭酒子興
先生從女姪一爲子興先生從女孫又云延祐六年余
奉檄知鹽官事鹽官固余舊治喜州之民湏朴是申公
固嘗爲鹽官州知州矣而舊志職官缺載惟所列判官
有申繼賢云從事郎元貞間任旱禱烏龍泉獲隨車之
雨按方回鹽官州記載州官聶古伯同知州惟古沙劉
公仲州判申繼賢徐宗庶等舊志蓋本之鹽官在宋爲
縣元元貞元年五月升爲州設官六此記僞延祐六年
上距元貞之初已二十五年蓋申公先爲州判官至是

乃知州事志云禱雨濟旱固有功斯土卽此鞠朱榮氏
一事亦近情酌理而記文之詳審精密要非俗吏之所
能爲事雖怪而可以廣異聞也又攷舊志古跡載元祭
酒榮肇故居在峽石鎮今預備倉卽其故址又塋墓載
祭酒榮肇墓在縣北五十里俗偶榮歪頭墓附宋濂贊
有先朝之老臣當世之巨儒云云而未詳其字今得此
記知祭酒字子興蓋取肇興之意尤足以補志乘鄉賢
之未備矣嘉慶十六年十一月之望邑人陳鱣書後

簡莊文鈔續編卷二

海昌陳 鱣仲魚著

瀘祐臨安志跋

吾杭在南宋建都爲臨安府其志凡三修一爲乾道時

周淙撰一爲瀘

祐時施諤撰

四庫書目提要作施諤杭
堇浦厲樊榭咸圖志跋作

施愕今黃堇圖
與余定作施諤

一爲咸瀘時潛說友撰乾道志十五卷

久佚同郡孫晴厓從都下得宋槧本止三卷余曾錄副

本咸瀘志百卷秀水朱竹垞從海鹽胡氏常熟毛氏先

後購得宋刻八十卷又借鈔十三卷尙缺七卷後歸吾

鄉馬氏道古樓收藏錢塘吳繡谷購鈔其半繼而竹垞

之孫稼翁又以宋槧十七冊售於同郡趙氏小山堂趙氏復從吳本補錄其餘未及裝整卽歸王氏寶日軒又轉歸於吳氏存雅堂乾隆三十八年歛鮑綠飲從平湖高氏得宋槧本二十二冊中間節次缺失而盡於八十一卷每冊有季滄葦圖記據綠飲跋云內弟四卷至九卷實季氏補鈔中稱理宗爲今上應是施愕洎祐志驛入餘二十冊紙墨精好較勝趙氏本而六十五六兩卷又竹垞所未見也因斥去季氏補鈔施志六卷就趙本補錄通得九十五卷未幾歸於吾鄉吳氏拜經樓餘姚盧氏抱經堂嘗從吳氏借鈔今爲余所得者也近客吳

中有持書目來者云平湖韓氏出售中有臨安志四冊
因與黃君堯圃亟取觀之書凡六卷所列山川城府二
門雖編爲卷一至六然前尙有缺卷其紀載至淳祐十
一二年止避諱亦僅及理宗其爲淳祐志無疑殆卽從
季氏本轉錄者乃以厚價購之攷直齋書錄文獻通攷
及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而施之字里出處亦未詳明
其時知臨安府事者爲趙與憲志中備載其建置倉敖
設育嬰堂濬西湖開運河諸善政按宋史云與憲所至
急於財利幾於聚斂之臣而盧熊蘇州府志稱其知平
江適郡中饑分場設粥全活數萬人再守郡行鄉飲射

禮於學宮復修飾殿堂齋廬廣弦誦以嚴教養弟子爲
立生祠熊之言當有所受則志亦未必虛譽兼可以證
史傳異文書雖不全良足寶貴遂與乾道咸淳二志共
藏目爲宋臨安三志並賦詩紀事嘉慶十有四年冬十
有二月陳鱣書

錢唐遺事跋

有宋遺民臨安劉一清撰錢唐遺事十卷世無刻本陶
南邨說郛載之僅得數條今夏厲吳門購得是書蓋從
文淵閣鈔出猶是足本但書經三寫誤脫甚多既歸訪
兔牀明經於小桐溪明經出舊鈔本見示曾經吳中吳

伊仲手校者頗爲精詳遂借至津逮舫中互相勘正并錄明經跋語時方秋半爽氣迎人適偕明經遊杭連舫共泊對酌論文連日登山臨水閱市訪舊殊多樂事一夕徐步玩月坐橫河橋共談錢唐遺事娓娓忘倦明經復誦岳倦翁玉楮集詩數首不禁感慨係之歸途校畢備載於此嘉慶十年秋八月旣望陳鱣記

高麗圖經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四十卷宋徐兢撰靖康之變圖亡經存乾道三年從子蕝刻於澠江郡齋明末海鹽鄭休仲重刊近吾友鮑君以文復以家藏善本刻入知不足

齋叢書校補鄭本脫字凡數千又正二十七卷錯簡數
條允推善本嘉慶九年冬十月同里吳槎客先生以所
購鈔本見示蓋卽鄭刊本錄出者因攜至吳門從黃君
紹甫借得舊鈔本並取鮑刻本互爲校訂補其闕字惟
錯簡尙循舊錄聞吾郡趙氏小山堂藏有高麗本不知
刻於何時前在京師遇高麗使臣朴君修其詢及是書
云彼國刻本尙多惜行笈中未曾攜帶耳嘉慶十年春
二月望日書於江陰縣署地卽潞江也

天啟宮詞跋

明詩綜蔣之翹字楚樾秀水布衣甲申後隱于市詩話

楚穉居射襄城詳對楚詞晉書韓柳文集鏤版以行又輯樵李詩乘四十卷搜錄鄉黨先正詩無遺兼能備舉軼事使聽者忘倦晚年無子書籍散佚無餘詩乘亦亡可歎也按明詩綜選秦楚芳天啟宮詞八首而靜志居詩話嫌其述客魏居多而事關德陵者寡不無微憾此楚穉所作較之楚芳作爲詳備乃詩綜並不選入豈竹垞先生猶未見耶鱸記

唐石幢跋

吾邑有唐石幢凡五皆刻尊勝陀羅尼經其在城中安國寺者三一會昌四年四月口口記并書一咸通六年

四月周瑛刻字并書後有功德主鍾幹韓公允及都維
那諸名一無年月吳興沙門令洪書令洪嘗于會昌三
年書天_靈寺陀羅尼經則此亦當時所書其在硤石惠
力寺者二俱咸通十五年五月廿八日俞宗厚書佛弟
子方藹及弟口等爲先考妣造陸傳鈞鐫按咸通爲唐
懿宗年號懿宗於十四年七月崩僖宗卽位至明年歲
在甲午十一月始改乾符元年其前則仍稱咸通十五
年也惠力寺本名志愿宋僧贊_靈碑記云東晉邑人張
延光捨莊宅之所構賜寺題焉至唐肅宗乾元元年四
月中敕支本縣稅錢重加修飾爾時距乾元才百年想

寺尙整飭故立經幢于斯歟攷通鑑咸通十四年三月
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廣造浮屠寶帳香輦幡花
幢蓋富家夾道爲綵樓及無遮會競爲侈靡宰相已下
競施金帛不可勝紀蓋其時佛法盛行故民間建幢祈
福稱佛弟子所謂上行下效捷於影響也乾符之初黃
巢倡亂羣盜所在結聚時周寶爲浙江鎮海軍節度使
練兵固守判杭州爲八都各發兵戍之而鹽官居其一
主戍鹽官都者徐及也巢率眾二十萬攻臨安時錢王
鏐方爲偏將出奇破之巢乃遁走鹽官今袁花東譚山
巔有黃巢術又審山東嶽廟後平山相傳爲錢王習兵

處南有磨劍石旁臨一潭錢曾淬劍鏑痕猶存則硤石亦備兵之所石幢得以無患者殆錢王保障之力耳自咸通迄今又將千年此二幢尙巋然並峙山門固是兩山間一古蹟乃邑志僅載安國寺二幢已屬挂漏而硤石之二幢蓋闕如也幾若與白傳斷碑同歸淪落良足慨已故禪而著之嘉慶十七年五月陳鱣記

紫微山石刻跋

西山廣福院之巔有五顯祠今改爲文昌殿前爲魁星閣閣下石碣三其一刻紫微山三大字飛白草書咸淳臨安志云今半山有碑鐫紫微山三字是也下刻唐章

孝標留題紫微山上方詩正書俱宋右班殿直監澈浦
稅兼煙火樊世卿書治平甲辰十月日開山住持上方
賜紫慧悟大師辨親立石按唐才子傳章孝標字道正
錢唐人元和十四年進士及第授校書郎太和中嘗爲
山南道從事試大理評事仕終祕書正字有集一卷行
世唐登科記及咸通志俱稱錢唐人然唐詩紀事之前
有八元後有孝標皆桐廬人復同姓而皆不達桐廬志
云邑之常樂鄉八元子又孝標集中有錢唐贈武翊黃
詩則全唐詩傳云桐廬人家錢唐者近是俱係八元同
姓而非其子耳此詩亦在集中題爲西山廣福院蓋後

人所改釋贊靈志愿寺碑記云章正字多遺蹟指此咸

道志山川寺觀兩收是詩俱以爲楊作原注御名按是

璿字邑志引宋圖經云楊璿作璿爲張橫浦弟子上距

治平甚遠蓋楊璿自有地勢連滄海一詩咸道志並列

誤爲一人之作不然前詩中已有卷簾滄海近句何以

復云地勢連滄海也甲辰爲英宗治平元年樊世卿之

名不見於常棠澈水志蓋其所載題名諸記並在嘉定

後以前則無可攷惟端平三年張思齊誤澈浦鎮新砌

廨舍記結銜云儒林郎監嘉興府海鹽澈浦鎮稅煙火

公事知宋時監稅固兼煙火事矣其一留題慧悟親師

上方詩正書款云會稽余弼後題治平四年四月望日
住持紫微山辨親立按弼詩亦見咸淳志山川門宋詩
紀事載之未箸弼之爵里據此知爲會稽人其一留題
西山上方詩正書款云鹽官縣令朱伯虎後題壬子五
月望日開山住持慧悟大師辨親上石按伯虎詩並見
咸淳志山川寺觀惟詩中眞字下山川作佳隱寺觀作
棲隱今石刻此字已模糊然細玩之是棲非佳則山川
所載蓋誤宋詩紀事云伯虎字才元華亭人嘉祐六年
進士官江東通判邑志縣令朱伯虎以熙寧三年二月
任壬子爲熙寧五年則朱作在余後咸淳志列於余作

之前殆未及細檢耳凡此三碣皆慧悟禪師辨親所刻
宋詩紀事余弼詩題下注云禪師天祐中居錢唐月輪
山邑志云嘉祐中召見賜紫金衣賜號慧悟禪師惠力
寺扁額其手書也咸淳志山川又有富臨一詩富臨以
治平四年二月任鹽官縣令在朱伯虎前其詩當日想
亦刻石而今亡矣因思昔之士大夫宦游斯土者每登
陟於名山古蹟必染翰留題而寺僧亦雅好文字爲之
刻石流傳自北宋迄今歷年八百猶安然無恙特以地
僻山深人跡罕至故金石家少見著錄而方志紀載又
多失實余親覽斯碣手拓以歸而跋其尾俾後來有攷

焉嘉慶十七年陳鱣跋

跋蘇文忠公鹽官絕句殘石

嘉慶十三年六月杭人于吳山上濬溝得東坡鹽官縣絕句殘碑二段共十二行可辨者五十二字末首全缺次序與詩集不同與咸淳臨安志合因亟購歸以存鄉邦故事渤海陳鱣記

干氏攷

吾鄉菩提山麓真如寺爲東晉干寶故宅咸淳臨安志云真如禪院在縣東南七十里黃灣本晉干寶宅晉書干寶傳云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

父瑩丹陽丞寶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弼有功賜爵
關內侯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
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
周易周官凡數十篇雜文集皆行于世經典釋文序錄
干寶周易注十卷隋志同今鹽邑志林所載止一卷蓋
自釋文集解采集者項皋謨跋云令升新蔡人徙居吳
郡海鹽凌稚哲萬姓統譜于于二姓俱收令升干氏宗
干讎于氏宗于定國干裔有居海鹽有居嘉善以搏埴
爲業干密鎮由是得名是干非于無疑余檢萬姓統譜
于姓下並無于寶皋謨所見豈別一本邪近得宋本周

易集解其中引寶注皆作于寶曰不作干寶疑莫能明
及攷林寶元和姓纂云干左傳宋大夫干健之後陳干
徵師漢蜀郡尉干獻吳軍師干吉晉將軍干瓚又云新
蔡干健之後晉丹陽丞干瑩生寶箸晉紀及搜神記因
思林寶與李鼎祚皆唐人則集解自當作干寶宋本誤
作于寶耳家藏元版晉書本作干寶惟下文王導疏中
作于寶審係明正德間脩版至崇禎時汲古閣刻本盡
改爲干寶矣鶴林玉露載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
晉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干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
書以呈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

字之師據此可見干字之誤爲于其來已久

易刺史畫像贊

梧岡易公名鳳庭以粵西名進士出宰吾浙由德清令
遷任海寧州牧勤政潔躬興賢除莠遇災荒殫心周濟
曾賦勸賑詩和者幾千人傳爲盛事丁繼母憂歸里士
民感戴不忘皆歎息泣下乃繪像勒石以垂久遠鄙人
爲之記系以贊曰其清若水其明若鏡神采儼然光輝
遠映來何暮也從政三年興利剔弊皎日青天教養兼
施不遑寧處海隅蒼生樂得我所追溯前令覲之誠之
公實參焉昭示來茲失恃銜哀星馳返粵此邦人士瞻

望竭厥爰摹厥像家供一圖祝我父母重至下車

與黃主事丕烈

鱣纂輯新舊五代史黜朱梁諸僞以李氏爲正統此昔人續修季漢書例也引書至七百餘種十年心力半耗於斯近將脫槩當呈閣下一糾其謬

題識十三則

攷文公孫鑑詩傳遺說序云詩集傳豫章長沙後山皆有本而後山校讎最精是本或亦係後山本耶自小雅以後關徵君所藏亦闕小雅蓼莪至大雅板之什吉光片羽彌足珍已

詩集傳

槎客先生得此書時適生次君虞臣故其小字曰周官
今虞臣年已三十餘矣展讀之下偶思前事宛如昨日
附記於後嘉慶十一年歲在丙寅暮春之初陳鱣題

纂圖互注
重言重意

吳槎客嘗以鮑以文所贈元刻校通志堂刊本則通志
刻本之圖甚謬也

儀禮圖

乾隆四十九年閏三月陳鱣借閱於武原客館並從雅
雨堂刻鄭司農集中魯禮禘祫義參校一過

鄭志

是歲閏三月鱣又從槎客先生借得校錄於武原倪氏
六十四硯齋並臨跋語於後其本則丁小正廣文所贈

者也新坡陳鱣識

北海經學七錄

此吳槎客先生手校本也乾隆四十九年三月海鹽館中有茗人持鈔本見示乃家宋齋先生書巢舊藏會予以寒食解館歸語槎客先生先生出此本屬爲覆勘因復攜至館中自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夜半勘畢凡紫筆者皆是合諸先生所校是書可稱善本矣新坡陳鱣記于六十四硯齋

南部新書

嘉慶十一年夏日從拜經樓借得是本攜至吳中今年春始得倩人傳錄甫竟遂手錄綠飲前後三跋并拜經樓主人所跋所評細校一過至吾師朱子則稱師云以

別之適綠飲扁舟過吳見訪相與把玩爲之一快且謂
余曰此書尙缺圖數頁故未列入知不足齋叢書綠飲
年八十矣尙健飯行不扶杖時攜書卷往來杭湖嘉蘇
數郡間其好古清興正復不異昔日也嘉慶十二年四
月望日郭海陳鱣記

雲麓漫鈔

丙申七月二十七日余從拜經樓借閱因亟命胡生鳳
苞鈔之至八月二十七日鈔畢其諸家校本仍照各色
書之更有一二改正處則用黃筆合觀之恍似文通夢
中五色筆矣鱣識

默記

吾鄉有王性之廟不知卽撰默記者否俟攷卷後有葉

石君跋按石君名萬吳之東洞庭山人晚家琴川聚書
萬卷多手校過余每思其人近日修地志者不載其姓
氏殊恨事也所云五總志當更從綠飲處借鈔仲魚載
筆同上

孔平仲所著談苑說部中多有刻者珎璜新論流傳絕
少近從南匯吳稷堂師處得一舊鈔本中有竹垞圖記
凡遇宋朝故事俱空一格知出自宋刻其書亦作一卷
不分爲四但前有缺葉後亦少數條又多誤字因從拜
經樓借得是本補鈔所缺復互校一過是本舛錯亦多
甚有脫落數行者可見傳寫之書非經校讎猶之蕪田

不治也校畢遂題其後而歸之嘉慶十八年二月既望

陳鱣書

珩璜新論

嘉慶十四年冬日陳鱣借錄於吳門寓舍并校一過時
方得樊榭徵君所著玉臺書史因與拜經樓主人交易
而觀各鈔副本云次年春正月鱣識

東城雜記

圖繪寶鑑五卷元吳興夏文彥撰是本雖墨色漫壞然
猶是元版而明印者遠勝今本之竄亂混淆矣卷首抱
遺老人敘艸書極佳蓋係鐵崖手書付梓敘稱雲間義
門夏氏則文彥又爲雲間人是書每冊有盧江王圖記
王藏書甚富就余所見凡數種皆善本云陳鱣記

圖繪寶鑑

嘉慶十五年十二月既望從拜經樓借得是本攜至吳門以五硯樓袁氏鈔本校勘一過補正良多彼本亦誤者未敢擅改俟得善本再校也勃海陳鱣記于石泉古舍

羅氏識遺

彝器款識摹本九則

隴作寶尊彝 右隴尊銘五字

□□□裕刊宮丙□□錫二秉二飭用作父□尊彝

右刊宮尊銘二十字可辨者十四字

鼎孫子父甲 右析父甲彝銘五字

明我作壺 右明我作壺四字

守冊父已 右守冊父已爵銘四字

王伯力已作尊彝孫孫子子其永寶 右王伯彝銘十
四字

惟四月初吉丙寅王在旁京王錫繼□繼拜稽首敢對
揚王休用作宗彝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繼彝銘三
十字磨滅者一字

律石衡蘭奉□□容六升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
制 右新莽銅權銘二十二字磨滅者二字

律石始建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同上可釋者十三
字